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八

逮壞人廬舍

舊昭宗紀大順二年張濬等兵敗逮壞人廬舍逮當作乃原本誤同

景福元年疑

景福元年太原兵攻鎮州王鎔告難於幽州李匡威率衆赴之時太原之衆軍於常山鎮易定之衆軍堅固鎮燕趙之卒分拒之此節多可疑原本同

李匡籌赴闕

乾寧元年十二月李匡籌南奔赴闕闕當作闕原本誤同

羅平

二年三月浙東節度使董昌僭號稱羅平國羅平原本誤作平羅此正之

兗鄆

三年羅宏信南結于梁與太原絶兗鄆已至俱陷兗鄆上下必有脫文原本同

徹東北而旋

光化二年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徹東北而旋有燕卒之敗旋屬下讀其上當有脫文原本亦脫或以旋絕句非

新書殺某之例

殺無罪則書其官殺某人而其人罪不至死則不書官罪當殺則曰某人伏誅此新書例也然如昭紀景福二年以杜讓能之忠而去其官但書殺其下又云及戶部侍郎杜宏徽何以宏徽官讓能不官乎又如天復三年正月戊申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韓全誨等全誨之死有罪乎無罪乎若云有罪滔天逆賊

朱全忠與奸臣崔允比而弑帝殺之以孤帝之勢耳不可以有罪而去其官也若云無罪以宦寺弑遷天子其罪莫大焉不可以爲無罪而存其官也所云例者不將窮而遁乎不據事直書以著其實而舞文出入强立多例高下其手故多所抵牾

李茂貞乞罷尚書令

舊紀天復三年五月制鳳翔隴右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侍中鳳翔尹上柱國秦王李茂貞可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初茂貞夌弱王室朝廷姑

息加尙書令及是全忠方守太尉茂貞懼乞罷尙書令故也案鳳翔云云者使職也開府云云散官也曰守曰兼攝銜也鳳翔尹本官也上柱國勳也秦王爵也上文以廻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汴宋亳輝河中晉絳慈隰鄭滑潁鄆齊曹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太淸宫修葺宫闕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河中尹汴滑鄆等州刺史上柱國梁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六百戶朱全忠可守太尉中書令充諸道兵馬副元帥進邑三千戶此銜比茂貞多功臣號

一條曰廻天云云是也宣武節度治汴州宣義節度治滑州天平節度治鄆州護國節度治河中府稱尹州稱刺史全忠時鎭汴州其三鎭葢遥領也郎成義檢校非守而亦守意也又多封邑者以其進邑而及之於茂貞則略之也前於順宗紀論尚書省不如中書門下兩省今茂貞畏朱全忠乞罷尚書令而守中書令則中書不如尚書者論其品秩尚書令正二品而門下之長官侍中中書之長官中書令皆正三品也見唐六典若論其實侍中中書令在唐方爲眞宰相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

及平章事武后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書鳳閣門下鸞臺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初不論其品秩之高卑也說見通典晉荀勗守中書監侍中及遷尚書令人有賀者怒曰奪我鳳皇池何賀焉可見尚書不及兩省自古爲然通典又云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可見兩省實政本非尚書比也但太宗爲秦王時曾爲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當

故龍朔中廢令不置但有僕射郭子儀以功高拜亦讓不受此則茂貞之所以懼而辭耳僕射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為宰相則僕射非宰相也但僕射無有不兼者

昭紀改元書法

舊紀不書改元於正月每仍其故號及至是月改元之下又不便提行起故於其下文則正月遂直書二年使新改之元泥入散文之內閱者一舉目而但見二年不見元年如此者甚多至昭宗紀改元書法則與他紀異光化元年八月改元而正月即書之不沿上書乾寧六年天復元年四月改元而正月即書之

不沿上書光化四年天祐元年閏四月改元而正月卽書之不沿上書天復四年此則是也一書中體例參錯有得有失如此

三罹播越

天祐元年遷都洛陽制曰朕十載以來三罹播越案三罹播越謂乾寧二年邠寧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三鎭舉兵犯闕李克用討之行瑜弟行約茂貞子繼鵬作亂帝出幸石門鎭又三年茂貞再舉兵犯闕帝出幸華州天復元年崔允密召朱全忠迎駕宦官韓全誨等刼帝出幸鳳翔

盧繼

六月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盧繼可太子太保致仕原本作盧紹後卷哀帝紀首書太子太保盧紹卒从紹爲正

文武僖哀皆不書立后

邵經邦曰新舊唐書本紀文武僖三朝皆不書立后而傳中亦逸其姓氏至哀帝年十七被弒自應有后而史皆失傳疎漏如此愚謂文武僖誠疎漏若哀帝以童孺寄命賊臣之手十五被篡十七被弒豈能備禮立后乎

內職

舊哀帝紀天祐二年三月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弟兄既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本官謂戶部侍郎內職謂翰林學士說詳前順宗新紀不見王叔文一條五代劉昫傳唐莊宗拜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遷兵部侍郎居職何氏焯曰職上疑有內字何說甚確唐以翰林學士為內職也舊杜悰傳云元和中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婿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許之郁及之孫新書附及傳後亦載此事

正與哀紀事相同

山陵之榮

四月侍御史李光庭等賜章服並以奉山陵之榮也

榮當作勞原本誤同

定錢貫陌勑有脫

丙辰勑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爲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此條事例下必有脫文原本亦脫

臘面茶

六月勑福建供進臘面茶臘當作蠟原本誤同

助効

七月全忠進助効禮錢三萬貫効當作郊原本誤同

助郊者謂助郊天之費也

蘇楷駁昭宗謚

前昭紀末於帝爲全忠弒後云羣臣上謚曰聖穆景

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至哀紀則云天祐二年十月甲

午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曰昭宗皇帝否運莫興

至理猶鬱閽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內嬪嬙悖亂罹天

闕於中闈有司先定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謚美似異直書云云楷禮部尙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與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駮議楷目不知書其文羅袞作也時政出賊臣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曰襄宗全忠自楷駮謚後深鄙之旣傳代後循楷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題昭宗神主輟朝一日攷莆陽黃御史集唐莆田黃滔著裔孫處權汝猷

蒐輯刻于宋淳熙四年集後又附別錄一卷內采唐昭宗實錄一段備詳覆試貢士黜落蘇楷事舊書昭哀兩紀叙事繁瑣全錄詔令乃覆試黜落事僅於哀紀追述且甚略貢士覆試乃稀見之事舊紀既不避猥冗何不盡入之但昭宗實錄宋敏求所補或劉昫訪求未得其詳故無從采獲耳實錄久亾而偶留此一段於此今全載其文於左方俾鄙陋悖惡小人情狀千載如見鑄鼎象物無所逃隱非讀史者之一快邪乾寧二年二月乙未勅高宗夢傳說周公遇子牙列位則三公弼諧則四輔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洽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僉選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

憲等二十五人並指揮取今月九日於武德殿祗候奚中書門下准此處分仍付所司丙申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盧賡稱疾不至宣令昇入又云華陰省親其父遲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為韻良弓獻問賦以太宗所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為理道取五聲字輪次各雙用為韻詞于務堯詩回紋正以務字側堯字為韻品物成熙詩七言八韻成令王九日午後一刻進納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詩陛展褫書監馮遲於雲部殿考所試詩賦各賜衣一襲廷被等已亥勅朕自君臨寰海八載于茲夢緣英賢物色嚴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於理且令每歲鄉里貢士考數求才必在學貫典墳詞窮教化然後升於賢良之籍登諸後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茲道寢壞鍔多拔於集翼半或服於虎皮未聞一卷之師已在選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若崔凝所考定進上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例朕是以召至前軒觀其實藝爰於經史自擇篇題令則比南郭之等音果

分一一綦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既鑒妍媸須有升
黜其趙觀文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
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
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常說封渭韋希震張蠙黃
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禎等十一人所試詩
賦義理稍通用振儒風且蹟異級其趙觀文等四人
並盧贍等十一人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溥李光序
李樞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
令落下許後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
詩賦最下不及格式蕪類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
況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令所司落下不令再舉其崔
凝爵秩已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柄且乘慎選之
圖辜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勅處分奏來
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准此處分賜陸扆馮
渥銀器分物其落下槩人並賜絹三匹中書門下覆
奏伏以文學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非
其才則趨覺者多賓在研精仍資證汰昨者宣召貢
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於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
周睿鑒盡叶丞公升黜而懲勸並行取捨而憲章斯
在其趙觀文等二十四人望准宣處分崔凝商量別

狀奏聞丁未勑國家文學之科以華脣弊歲登俊造委之春官蓋欲華實相符爲第一用近寢訛謬虛聲相尚朕所以思得貞正之儒以掌其事而聞刑部尚書知貢舉崔凝百行有常中立無黨學寬典奧文聽舊英洎遍踐清華多歷年數累更顯重積爲休聲遂毀具憲綱任之文柄宜求精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餘偶思觀閲臨軒比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類豈宜假我公器成彼私榮既觀一一之吹盡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示朝章尚遵含垢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貶合州刺史此下又注云廣撫言同又云仍聽發遣

四鎭

三年正月全忠以四鎭之師七萬屯深州樂城四鎭謂宣武宣義天平護國五代史全忠即位其兄全昱謂曰汝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

兩鎮

制曰錢鏐總臨兩鎮制撫三吳兩鎮謂鎮海鎮東

哀帝謚號

天祐四年三月唐禪位於梁梁改元開平而太原李克用幽州劉仁恭鳳翔李茂貞西川王建猶稱天祐故舊紀云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爲全忠所害時年十七仍謚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陶鄉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喪而止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謚而已知禮者

亦以宣景之謚非宜今只取本謚載之於紀衆自漢以下廟號謚法皆各一字而已惟東晉蕭梁北魏北齊有兩字謚唐始累數字爲謚說已見前若亾國之君或無謚但云少帝末帝即有不過一字豈宜累數字爲謚且稱宗與守文者同乎又父廟號爲昭子謚又冠以昭亦無理後唐明宗亦亂世故爾但朱温之惡亘古所無與其用温所謚寧從後唐矣劉昫既稱後唐爲中興乃不用其謚何哉新紀及通鑑皆用後唐所改蓋有見於此綱目省去三字曰昭宣帝以免累墜亦通新書目錄仍稱哀皇帝亦非又紀末既書後唐改謚而又載其陵名曰陵曰温陵此亦足以補舊紀所不足

中興

劉昫稱後唐爲中興者考五代襍傳昫本仕後唐莊宗爲翰林學士明宗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遷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但後則終於石晉耳（薛居正舊史略同）何氏焯曰監修國史即唐書也何說確甚宋板舊唐書首卷列銜監修國史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譙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劉昫等奉勅修低二格寫起勅字提行頂格寫第二卷以下止書劉昫等修四字無列銜

聞人詮原本猶仍宋板不改惟勅字空一格不頂格耳朱邪氏雖出沙陀唐已賜姓編之屬籍莊宗自以繼唐立其祖廟昫修史本在後唐此所以稱中興也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見顧氏筆記而元宗紀末史臣論稱爲我開元說詳後又經籍志叙首稱我朝此皆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也文氏徵明目擊宋板列銜可以了然乃作序謂五代史昫傳中不載其修唐書事疎矣

舊劉武周傳附苑君璋傳云君璋執我行人送於突厥又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云父毅畫二孔雀約中

日者許之高祖兩發各中毅悅遂歸於我帝又李吉甫傳云父栖筠國史有傳不言自有傳而言國史有傳者劉昫以唐爲本朝故也

甲子多誤

史家紀事所書甲子外誤最多無論新舊兩書往往不合卽一書之中紀傳亦每互異予旣未通歷筭不能以歷法推之今觀哀帝舊紀書事最詳殆欲逐日有事空者無幾試隨意取天祐二年四五兩月攷之四月己丑朔其紀事有壬辰癸巳丙午乙未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丁未辛亥壬子丙辰戊午五月己未朔

其紀事有壬戌乙酉丙寅丁卯己巳庚午壬申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庚辰辛巳壬午甲申丙戌其下文即接六月戊子朔然則四月丙午當爲甲午是初六日五月乙酉當爲乙丑是初七日四月月大戊午是晦五月月小丙戌是晦矣原本誤並同或本自誤或因傳鈔而誤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史文繁重學者罕窺況肯校其誤乎宜乎仍訛踵謬如此

徧觀舊書各帝紀惟日食書朔其餘月朔日無事則不書者居多獨昭宗哀帝二紀皆書朔而昭宗間有闕者體例亦參錯

昭哀二紀獨詳

邵經邦曰舊唐帝紀徒侈官銜多至三數行煩類文移其昭宗哀帝故欲敷衍成帙不顧體裁予謂昭紀已極煩冗比他紀不同而哀紀之煩冗又倍於昭紀其猥瑣鄙屑較之元人所修宋史明人所修元史而過甚矣邵謂其欲敷衍成帙誠然然而有可爲劉昫解者宣懿僖昭哀五朝皆無實錄說見前既無實錄其事蹟易致遺失而昫時相去近比宋敏求傳聞更確纂修者偶爾訪求而得其詳惟恐泯沒故遂不憚多載之與此所載皆是實事凡所貴乎史者但欲使善

惡事迹炳著於天下後世而已他奚恤焉今觀此二紀見亂賊一輩之姦兇狡逆歷歷如繪照膽然犀情狀畢露使千載下可以考見亦何必恨其太詳邪世間浮華無實文字災梨禍棗充棟汗牛何獨於紀載實事必吝此勞邪至於詔令制勅僭戴幾欲隻字無遺遙想一時附和小人欺天負地掉弄筆墨誣善醜正之詞悉心滅戾之語賴史家詳述之又得閩人詮等搜獲於既亾之後而重刻之其功大矣新書於舊紀奮然塗抹僅存無幾若哀紀舊約一萬三千字而新約只千字自謂簡嚴實則篡弑惡迹皆不見矣使

新書存而舊書竟亾讀史者能無遺憾乎

朱全忠以姚洎爲上水船以其當制遲鈍別見

書官必書其全銜元修宋史亦如此於史法誠覺非宜然今日觀之正可以考唐宋官制亦不恨其太詳也自不通古今無學無識之人觀之若者本職若者兼官若者特賜之名若者虛加之號與夫遥領寄祿檢校裏行階勳爵秩食邑章服一槩茫然不辨亦無怪乎其惡繁而好簡矣

尊號謚法廟號陵名

唐諸帝有生前所上之尊號如舊元宗紀開元二十

七年二月加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又肅宗奉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是也有崩後所上之尊號如上元二年四月上皇崩羣臣上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是也此稱爲謚而其餘如高祖則云貞觀九年五月高祖崩羣臣上謚曰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年二月上尊號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則云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上崩百察上謚曰文皇帝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三載改上尊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凡此之類皆或稱謚或稱尊

號者葢生上尊號固起於唐前世未有卽歿而上謚前世亦用一字而已無連累數字者若至道大聖皆不得爲謚故云尊號也至於廟號則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以其功德之盛謚不足盡之故又追尊爲祖宗而加以美名其廟則世祀不祧也有功者必是開刱或中興如漢光武始足當之有德則守文承統大抵有功必兼有德而有德未必兼功故有此別然稱宗之濫自南北朝已然至唐乃無帝不宗卽順之短促敬之昏狂且遇弑懿僖之喪亂昭之失國皆稱之此其異也

舊紀於每一帝崩後先書其年若干次書其當時所上之謚法尊號次書其廟號次書其葬期陵名又其次則舉後代所追加追改之謚盡書之而於後一帝紀中又書葬某帝於某陵惟此似可省餘則明析詳備最爲得法宜悉仍之新紀一意刪削殊多欠妥而又體例參錯岐誤俱不可解如高祖紀崩年謚法廟號改謚增謚皆具惟無葬某陵至太宗則有崩年謚法改謚增謚獨無廟號高宗中宗睿宗與太宗同元宗則謚法廟號葬期陵名俱刪肅宗代宗德宗與元宗同至順宗忽又具書崩年謚法增謚惟無廟號與

太宗同憲宗與順宗同穆宗又盡去謚法廟號葬期陵名與元宗同敬宗文宗武宗與穆宗同宣宗又具書崩年謚法加謚惟無廟號葬期陵名與太宗同懿宗僖宗則又盡去之與元宗同忽詳忽畧毫無定見彼此不相照顧史法之亂極矣至昭宗亦盡去當時所上謚法廟號所謂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者既已隻字不存乃其末忽又云明年起居郎蘇楷請更謚恭靈莊閔廟號襄宗至後唐同光初復故號謚何謂更何謂復全無原委使人讀之茫然不解所云徒恃名重隨筆塗寫不加檢勘𤰞疏乃至此區區標

題名號昝目所在舛謬百出遑論佗乎其下文哀紀先書謚哀後書明宗追改則得之觀哀紀愈見昭紀之非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九

貞觀禮

舊禮儀志云太宗踐祚之初中書令房元齡等修改舊禮定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百卷此所叙列當必無誤新禮樂志所述於凶禮但總言十一卷不分國恤非是又其下文於高宗顯慶禮元宗開元禮皆著卷數與舊志同而於貞觀

禮但言篇數刪去卷數亦非

簿

新禮樂志說皇后親蠶之儀云尙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灑一簿止案毛詩豳風八月萑葦傳云萑葦可以爲曲月令季春說養蠶事云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疏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關西謂之薄然則此字本作薄傳寫誤爲簙說文卷五上竹部局戲也與此無涉乃又轉誤爲簿說文無此字今俗又別造蠶薄之字爲箔說文新附亦無

縰紕

新禮樂志凶禮篇說始死浴尸之儀云沐巾一浴巾二用縰若紕考說文卷十三上糸部紕散絲也匹卦切無縰字玉篇亦無而有䌦字音釁絲結說文新附亦不收

天文志叙首誤

舊唐書天文志上元宗詔沙門一行造渾天儀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用天度數圓上原本誤空一字近本正之原本如此者甚多今不悉出用原本作周近本誤又銅儀漸澁收置集賢院不行復

用原本作不復行用近本誤又今錄游儀制度等著於篇原本此下即接黃道游儀規尺寸云云頗牽混近本篇下挂空黃道云云提行另起著於篇以上乃叙首以後方逐條分列近本是

面上爲兩界一段誤

面上爲兩界內外爲周天此段似當另起或空一格內外二字原本小字雙行平寫書中如此者多鈔胥落一字上下不可全改則小字補之近本因爲改正俱大字連書其實外乃衍字又譌天頂單環云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使當作挾令字當

作之交二字原本譌並同而又於出入下誤空一格

又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雖赤道單環云云雖原本

作强是屬上讀又臣今創置此環置於赤道環内上

置嘗作製原本誤同又尾九星十八度舊去極一百

二十度一云一百四十一度今一百二十四度一云

一百四十一度八字原本小字雙行近本改一百二

十四校本作一百八又南斗六星二十六度舊去極

一百一十六度今一百一十九度一百一十九校本

作一百二十九又須女四星十二度舊去極一百度

今一百一度虛二星十度云云須女一段原本與校

本並無近本增虛上原本有危字又東壁二星九度云云二星校本作三星又胃三星十四度校本原本俱無近本增又軍井準經在玉井東南二斗半斗當作度原本誤同

日晷一段誤

日晷一段內云北方其沒地纔十五度餘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六北方當作北極距洛陽當云九千八百一十里

六尺九寸

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四分小字注云冬至影在表

北六尺九寸定六尺九寸校本作六寸七分原本誤同

分野一條誤字

舊天文志下論分野云東盡東萊之地小字注云漢之東萊郎古膠來國古原本作及誤膠來當作膠東原本誤同又東及館陶聊城小字注云自頓丘三城武陽東至聊城三城當作觀城原本誤同又昴畢大梁云云原本誤連上近本改提行又得漢之趙圖廣平距鹿常山原本圖作國距作鉅是又盡漢之南郡小字注云南郡巫縣今在蘄州蘄當作夔原本誤同

又江夏小字注云安鄂縣沔黃五州皆江夏界縣當作蘄原本誤同又得漢長沙武陵桂陽零陵郡小字注云零陵今爲道州桂陽今爲柳州道原本誤作首近改正柳當作郴原本誤同又盡鬱林合浦之地小字注云富昭蒙龔繡容白罕八州以西罕當作牢原本誤同

星孛一條誤字

星孛一條許敬宗曰星孛于東北王師問罪高麗將滅之此下原本有徵字近脫又彗見西方天市中五尺漸小向東長行五尺上原有長字下長字原無近

誤脫又誤衍又此段之首原本誤與上文日蝕一段連近本改正提行

上有黃白冠

上元三年正月建辰月肅宗病是月丙戌上有黃白冠連成暈上之上原本有月字近本脫

王廷湊

長慶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鎮州軍亂殺其帥田宏正王廷湊絷王上當有立字原本近本俱脫校本亦無之

災異標題岐誤

天文志應提行不提行皆經近本改正而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云云以下一段原本旣標題爲日蝕矣然自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夜云云以下則言星變月蝕居多而原本乃槩系之于日蝕直至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而止此下乃復以災異編年再提行書至德元年三月乙酉歲太白熒惑合于東井云云尤爲無理其實日蝕亦是災異原不當分標四字爲標題題之下空四格又標至德後三字然後故近本一槩去之但以災異二字標於日蝕之前極是

唐歷疏不能定朔

新天文志云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此豈眞武氏陰盛之故邪抑唐人歷法之疏至不能定朔而致然與

五行志多重本紀

舊五行志文多與本紀重出如開成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當作苗）上憂與宰臣語與文宗本紀重出又大歷八年九月大鳥見於武功殿與代宗本紀重出又貞元四年夏汴鄭二州羣鳥皆飛入田緒李納境內貞元八年二月許州人李狗兒持杖上含元殿二

事皆與德宗本紀重出又神龍二年三月洛陽東七里有水影與中宗本紀重出如此者甚多本紀欲書災祥則重複自不能免但既有五行志紀中須刪削歸於至簡而舊書每兩處皆用緐文此書所以難免後人譏議

則天遣閻知微事

則天遣尚書閣知微送武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挾之入寇案送武延秀之下有使突厥突厥怒則天廢李氏乃囚延秀十五字原本近本並脫凡脫誤一兩字者不悉出多者見之又此事亦複本紀此類不能盡

畢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

秦地爲四十九郡

舊唐書地理志敘首云秦幷天下裂地爲四十九郡原本同愚謂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文與舊書志大略多同此句則作四十郡九字之爲衍文不待言但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此言四十亦不合者何通典班志所列三十六之外又連內史及鄣郡黔中閩中數之是也宋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一卷列秦

四十郡與通典同說見予前漢故郡國一條

舊志與兩漢志互異

凡地理志敘首輒歷敘古初雖屬浮泛可厭要亦不能盡去舊地志敘漢制與班志多同然云漢地南北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二千班志作三千通典同近本誤原本亦誤敘東漢制與司馬彪續漢志多同然云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六原本同續漢志無六字通典亦無恐亦衍文據司馬彪說東漢省併甚多則縣之少不足怪

改郡爲州

舊地志云高祖受命改郡爲州太守並稱刺史案唐虞分州三代相沿秦變爲郡遂革州名而漢復稱之以州統郡州大郡小其分封者爲國兼用周秦之制也歷魏晉及南北朝而冀兗等名猶在隋大業三年始改州爲郡罷司隸刺史以糺郡守自此以後九州十二州之名不復用矣唐高祖又改郡爲州三代之州兼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之州與三代之州大異漢之刺史統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乃以郡守爲刺史時異勢殊其沿革不同如此但舊志惟臚列各州其下說本古某郡而已新唐書地理志則云京

兆府京兆郡云云華州華陰郡云云同州馮翊郡云云每州必州名郡名並舉之河南則云河南府河南郡陝州則云陝州陝郡州郡名同者猶必並舉之而其中亦間有但列州名者故於渭州下特發例云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據此則乾元以前凡州皆兼郡名也舊志乃但列州名顯係脫漏此舊之不如新者

新志既言乾元後州無郡名則凡但列州名者皆乾元後州矣乃復於威州下用小字雙行注云郡闕其下則云本安樂州初吐谷渾部落自涼州徙于鄯州

又徙於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之故鳴沙縣地置州以居之至德後沒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肅宗初改元至德後改元乾元而咸亨是高宗號在乾元之前八九十年既置爲州必有郡名而沒蕃後史失其傳故云郡闕他州當更有類此者而獨注於此以見例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杜佑通典州郡門皆州名郡名並舉可見唐制於改郡爲州之後仍存其故郡名每州輒稱爲某州某郡也佑井仍存古州名欲以見因革大凡吉甫則竟去之因距古已遠省此糾纒二者

各有一義卽如吾蘇稱蘇州吳郡蘇州者唐制也而吳郡則自後漢以至南北朝之稱唐稱蘇州而仍存古名爲吳郡若于職官則爲蘇州刺史不名吳郡太守惟舊韋安石之子陟傳有吳郡太守一時隨便言之不可爲典要

開元分五十道

舊地志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五十道每道置採訪使據下文所列乃十五道五十當誤原本誤同通典作十五是也上文貞觀元年分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劒南嶺南開元以山南江南皆分東西各二添黔中合京畿都畿爲十五又此段之下不應挂空役京畿採訪云云亦不應提行

應運寫

江南東道採訪使理蘇州誤作薊州原本同

十節度異文脫文衍文

安西節度使通典作鎭西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斬通典作突騎馳施馳字因施而衍至斬下有啜字則是也此脫耳彼注以堅昆與斬啜並言此注堅昆斬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則上斬字又是誤衍河西節度使注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里二里必有脫原本脫同平盧軍節度使統榆關守捉榆通典作渝渝本水名从水爲是隴右節度使統臨洮河源白

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等九軍按正文及注實十軍而云九原本同恐誤又注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州西原本同下州疑衍字合州守捉原本作合川是嶺南五府經畧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畧使安南通典作鎮南注同又邕管入經畧使管兵七百人入字衍原本同七百上通典有千字此脫

四十七使

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寇盜稍息則易

以觀察之號類當作額原本誤同此下分列諸使凡四十有七內單稱節度使者三十五節度之有軍名者稱其軍名無者但稱其地單稱觀察使者五單稱經畧使者二稱經畧觀察使者一已上皆用小字注明治所及所管之州其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則東都留守兼之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大同軍防禦使則各刺史領之已上雖有其名但兼攝不特置也其成德軍節度使近本脫德字當從原本添以留守刺史兼領者即上文所謂刺史治軍戎有防禦等名是也諸使中所列但有防禦不見團

練制置名者省文也寇盜息以觀察易節度之號者浙江東西道節度使各注或爲觀察使江南西道觀察使注喪亂後時升爲節度使是而其餘各節度亦或更有爲觀察未及注者也劒南西川及淮南兩節度注親王領之者皆遥領不親涖也其眞涖者爲副大使新百官志云諸王拜節度使者皆留京師劒南西川或因元宗嘗幸重之淮南以親王領不詳其故抑疑親王領節度不止此二處恐此所注尚不盡

此四十七使但言至德之後非盡至德年中所立也

知者即如宣武軍節度使注云治汴州管汴宋亳潁四州攷新書方鎮表宣武軍之名起於德宗建中元年至德時尚未有此名然建中時此軍猶治宋州其治汴州則興元元年所從又在建中之後即舉此一條以槩其餘則可知新王彥威傳至德至元和天下觀察十節度二十九防禦四經畧三此數又參錯不合存疑

新書百官志於外官之首先列元帥都統此掌征伐兵罷則省非常設其次則臚列五種一曰節度次曰觀察次曰團練次曰防禦次曰經畧此則皆統領所部監司之官也獨不見採訪使新書於地理志以十

五道採訪使所轄敘次各州郡而於此反不見者蓋此下文注云開元二年設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案舊地志開元二十一年置十五道採訪使此云二十年者脫一字也彼不言處置省文此言置處誤倒耳據此則言觀察足該採訪故不入大字僅見注中也舊志亦先詳列十五道採訪理所至四十七使中不見採訪固由乾元已改爲觀察其於職官志則竟不之及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門前既列十五採訪理所後又述十五部逐

部用小字分注所管之郡雖不言採訪但惟採訪分十五道餘使皆否則此定指採訪無疑分作兩遍敘述極其詳贍而三十二卷職官門州郡都督一條內附及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云分天下州縣爲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防禦等使也亦只不過帶敘一句其所以如此略之者通典職官門又云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聚兵增節度使爲二十餘道二十當作四十方與舊地志四十七使合此等乃傳寫之誤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

觀此則知所以畧去採訪之故矣且新百官志雖臚列五種名目其實則觀察團練防禦經畧後已盡歸節度攷其制又須得其情勢曲折方有當於論世之學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

唐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而已舊志於卷首標題爲十道郡國唐制無國名與漢異此字用來牽混至其所謂十道則關內道一河南道二河東道三河北道四山東道五淮南道六江南道七隴右道八劒南道九嶺南道十也此十道乃貞觀元年所分開元

二十一年又分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山南江南皆分爲東西二道又添黔中道又以關內道亦分爲二一爲京畿採訪使治京師城內所管州郡凡六一爲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遙領所管州郡及都護府凡二十有七河南道亦分爲二一爲都畿採訪使治東都城內即今河南府所管州郡凡二一爲河南採訪使治汴州即今開封府所管州郡凡二十有八合計共十五道漢宣帝言與我共治百姓者良二千石指謂太守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然則守令者是守土治民之官之切要者也而採訪使者則大約爲守土官之領袖故

新唐地志以此分列各州郡至於節度使者通典第三十二卷職官門謂始於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新書兵志同此不過言其所起耳爾時惟邊境設此使餘不常置也葢始名總管繼改都督至景雲雖剏立節度名色而開元十五道採訪十五節度僅八所置猶少且猶採訪自採訪節度自節度至天寶乃遂以一人兼領之至德以後增置節度益多矣以上俱本通典又舊志云至德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是至德之節度觀察猶相間用之也迨至中葉以降而增置節度益多其列

銜往往稱某軍節度某處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則觀察但爲節度之兼銜矣且節度無不兼本州刺史則權盡歸於一家而守土之臣幾無復有分其任者矣觀新舊諸列傳及唐人碑版自見至唐末藩鎭無不帶三師三公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而使相幾滿天下則不但合採訪觀察以爲一而已誠極弊也大約盛於開寶成於肅代積重難返遂係一代興衰陳繼儒唐藩鎭指掌編言之頗暢然皆不出新舊書及通典之文

新書表第七卷方鎭表景雲元年第五格河西諸軍

州節度支度營田使此則唐一代節度使之名所由始也而爲節度使之人之所始則賀拔延嗣已見上惟陳繼儒指掌編謂節度始於景雲元年以薛訥爲幽州經畧節度大使此與通典及新兵志謂始於賀拔延嗣者稍不同不知所據俟攷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八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一

天寶十一載地理

舊地志乾符之後天下亂離瓜分豆剖或併或析不可備書今舉天寶十一載地理唐土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注漢西至燉煌今沙州唐土又至龜茲是西過漢𨒂謂龜茲上脫至字今以意增向來志地理者皆據最後爲定如漢據元始是舊唐據天寶十一載則以其極盛又於河北道末總結一

句云今記天寶承平之地理焉但今詳考之舊志既據天寶故其例每一州總敘沿革之下即先云舊領縣若干戶若干口若干其下若天寶領縣有增損則云天寶領縣若干戶若干口若干如無增損則但云戶若干口若干此其例也今其中不合者如涇州舊領縣五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五河南府天寶領縣二十六今數屬縣實二十四而云二十六鄭州舊領縣八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六縣而云七許州舊領縣九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八縣而云七此州多出一縣者因長慶二年又以

鄴城來屬故也兗州舊領縣八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十縣而云十一青州舊領縣七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七相州舊領縣九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十縣而云十一魏州舊領縣十三天寶領縣十今數屬縣實九縣而云十邢州舊領縣九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九趙州舊領縣九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九冀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九今數屬縣實八縣而云九深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四今數屬縣

實八縣而云四滄州舊領縣十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九縣而云十一集州舊領縣一天寶領縣二今數屬縣實三縣而云二蓬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六縣而云七越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婺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觀下文浦陽云新置則知此少今領縣七一句耳）洪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實七縣者有分寧一縣係貞元間分置也應再加今領縣七一句）江州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此內有一縣係至德分置故也少今領縣四一句）永州

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郴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八思州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渭州舊領縣四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三縣而云四此下隴西縣云漢獂道地屬天水郡後漢分武陽置鄣縣天授二年改爲武陽縣神龍元年復爲鄣縣如此此而止所敘沿革殊不明備疑或有他縣省併入此縣者而誤脫落其文耳洮州舊領縣二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一縣而云二劒南道成都府舊領縣十六天寶領縣十今數屬縣實九

縣而云十以上各條或有因數目字傳寫易誤遂致舛錯者或有因天寶以後別有改更而竟不及者或有明著後改之事而業已槩據天寶遂不復言今領縣若干者

惟河南道泗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而其下又云今領縣三臨淮漣水徐城其虹縣割隸宿州宿預下邳隸徐州又齊州舊領縣八其下言天寶戶口而又云今管縣六併三縣也淄州舊領縣五其下言天寶戶口而又云今管縣四併濟陽入高苑河東道河中府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而其下又云元和領縣十

一又晉州舊領縣七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元和
領縣八河北道洺州舊領縣七天寶領縣十而其下
又云今領縣六鎭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九而其下
又云今領縣十一又易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而
其下又云今領縣六江南東道處州舊領縣四天寶
領縣五而其下又云今縣六江南西道宣州舊領縣
八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今縣十虔州舊領縣四
天寶領縣六而其下又云今縣七道州舊領縣三天
寶領縣四而其下又云今領縣五以上各條雖詳畧
不同皆并言後定地理則又非槩據天寶眞自亂其

例矣唐有天下三百年天寶未及其半安能遂據爲定自不如新志據天祐爲妥乃舊志亦似有據天祐者如河北道景州歷敘沿革敘至景福言領三縣與現載屬縣正合却不言舊領縣若干天寶領縣若干而其末則云天祐五年領縣六按之數却不合又於弓高下云景州興替不常事在州說中然則領縣六六字誤也景福天祐相連國已將亾未必頻改六字誤無疑矣而體例之亂如此至河南道鄆州有今領縣十一句按之實九縣而須昌一縣兩處複載豈作史者旣誤複載遂於總說中據誤而再誤乎近本已

删去其複而總說之誤自如也又有河東道絳州舊領天寶領今領三者皆無按其沿革說至武德四年而止竟是作史者昏忽遺失一段又如江南東道湖州舊領縣五又言天寶領縣五隴右道河州舊領縣三其下文言天寶領縣三劍南道綿州舊領縣九其下又言天寶領縣九其數皆合此則何事重言之直是草率具稿不暇淨删衍字而且又有如江南東道之福州天寶領縣八數之果然矣但其中有永泰縣係永泰年分置又有梅青縣云是新置凡他處言新置者皆謂在天寶後然則此數雖合而八縣之建置

實不盡在天寶之前此又不可解也而且又有如河西道之西州中都督府舊領縣五又言天寶領縣五而按之實四縣此又不可解也而且又有如劒南道之翼州舊領縣三天寶領縣二數之實三縣而其中有新置若言今領縣三則反混於舊領矣此又例之窮而遁者唐制糾紛史家本難措筆而舊志牴謬百出實覺不可枚舉又有劒南道閬州舊領縣八戶口云云其下不言天寶却言今領縣九其數合此下即按戶口云云此則誤以天寶爲今領又河北道幽州大都督府舊領縣十薊潞雍奴漁陽良鄉固安昌平范陽歸義也天寶縣十今領縣九薊幽都廣平潞武清永清安次良鄉昌平實九縣然則舊領縣十十當作九此但誤字耳

舊地志郡府戶口數

舊地志開元二十八年戶部計帳凡郡府二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四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此云開元二十八年而通典則云天寶初開元終於二十九年則開元末即天寶初二說同也郡府數內二百原本與近本同新書通典皆作三百當從之口數內四十四萬原本及新書皆作一十四萬近本傳寫誤田數原本與近本同新書刪去零數一十三畝

四字

唐地分十五道採訪爲正

志唐地理自當如新書以十五道採訪使爲綱排列各州郡方爲得宜知者十五道係開元全盛時所置採訪使正是統轄州郡至要之官前此武德貞觀制尚未定不可爲據固不待言若肅代以下疆域之分割職官之變更朝三暮四棼如亂絲不可爬梳馴致懿僖天下大亂冰碎瓦裂若必欲取最後所定者以爲定則如何紀載恐愈覺煩瑣不成文義矣不得已而析其中故以開元全盛所分爲定實覺斟酌盡善

此其中有三說以全盛之制爲標目則可包括前後事一說也天寶後既以採訪節度合爲一則言採訪即可該節度二說也每一道中分爲數個節度節度雖分而未嘗不可以十五道名之則新地志所分自屬精當三說也李吉甫所分列與新志同但於每道中又分各鎮耳

舊地志敘首既知貞觀分十道開元分十五道所列採訪名目治所皆與新志同乃其排列各州郡處則又以十道爲主何也且既標十道矣而其中山南江南仍分東西劍南則又不分東西進退無據皆非是

若隴右之後添出河西注云此又從隴右道分出不在十道之內此蓋宣宗大中年間收復不得不如此附入又嶺南道分爲五管故其前標明南海節度使領十七州以下分標四管云桂管十五州在廣州西邕管十州在桂府西南容管十州在桂管西南安南府在邕管之西與各道不同此乃不得不如此變通此二條不可以自亂其例譏之舊杜佑傳舊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畧使佑獨不兼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佑爲嶺南節度使係德宗在興元時云自佑始則以後皆然此志中不得不分標

天祐

舊地志據天寶十一載地理如京兆府下云舊領縣十八天寶領縣二十三新地志不言據何年則是據最後爲定矣故京兆府下雖列天寶元年戶口數其領縣二十却非天寶乃據最後大約各府各州郡皆然考此府之屬縣比舊少櫟陽盩厔奉先三縣櫟陽在華州華陰郡下奉先在同州馮翊郡下俱注天祐三年來屬盩厔在鳳翔府扶風郡下注天復元年來屬其據最後甚明舊志既自言唐末亂不可備書故據天寶而新書雖往往有意欲與舊書乖違然漢元始王莽擅命而班氏據之前例可循則天祐賊臣朱

溫所建置正與漢事類新志自可通惟漢戶口亦據元始新志則戶口據天寶建置據天祐爲異太約昭宗之世分離乖隔戶口版籍都無足據史家於此亦有不得已者然則新志之例敘各道疆域則以開元十五道爲正敘戶口則以天寶爲正敘州郡建置沿革則以天祐爲正三者似屬多岐其實乃苦心參酌所宜而定大約新書諸志表多能補舊之缺而新地志尤遠勝於舊地志

赤畿望緊上中下輔雄

隋于州于郡于縣但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

下下上下中下下下九等而已見隋書百官志至唐制郡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差又有輔有雄赤有次赤輔有上輔又有以赤兼上輔者又有稱中下者未能詳考新志每郡每縣下必詳著之惟爲府者不注於府下縣下仍有而舊志有此字者甚少不及十之一全不注則爲遺漏有注有不注則例更亂矣新志於關內採訪使所屬之渭州下云中和四年置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及其季世所置又不列上中下之第但言不列上中下不知赤畿等字仍有否未詳新張九齡傳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少擇之新百官

志注云文宗世宰相韋處厚議復罷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亦見舊書一百五十九卷處厚本傳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名義亦皆未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及宋史第五十八卷至九十卷地理志皆有赤畿等字杜佑通典州郡門樂史太平寰宇記皆無之陸廣微吳地記云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又歐陽先生詹文集第七卷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云始入仕一由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而命之此類亦當時通俗語如元人襍劇猶有赤緊字參尋文理大約似所謂衝繁疲難

每郡每縣下既注有此等字樣則其前敘首似應先揭明乃絶未提及而忽見於每郡縣下亦嫌太突考之他書俱無見惟宋謝維新合璧事類後集第七十九卷縣官門知縣唐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爲赤縣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戸口多少地美惡爲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
國朝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千戸爲望三千戸以上爲緊二千戸以上爲上千戸以上爲中不滿千戸爲中下五百戸以下爲下六等當作七等不言輔與雄者疑輔即畿雄即望緊

也

前代沿革

前代沿革舊志太詳新志惟舉唐之建置於前代盡去之又似太畧

每府州下皆有府

新志於每一府州之下皆有小字注云有府若干此則舊文之所無而新書特增者也案惟畿輔稱府京兆府河南府是也其餘則都護府乃邊境治民之官都督府乃總管之改名今各府州下小字注有府若干與彼諸府絕無干涉此是府兵之制中所立營屯

隊伍名色唐制府兵寓兵於農無事時耕於野番上
者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兵散於府將歸
於朝其無事時雖與農無異要必別自爲籍如後代
衛所之制新兵志惜未詳而於地志中猶存其名目
兵志言府兵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
百三十四今地志於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
其爲京師也河南郡則三十九稍多以其爲陪京也
其餘各州郡至多不過一二十府少至一二府者甚
多然則其爲府兵散隸各州郡平日無事時別立部
籍名色無疑

羈縻州

羈縻州舊志各綴於每道之下殊嫌冗贅新志改爲總聚於後別立一目較爲明淨

廣陵

舊唐地志淮南道揚州大都督府天寶元年爲廣陵郡乾元元年復爲揚州愚考廣陵國見漢志至唐天寶尙沿此稱其來久矣朱先生彝尊文集第三卷謁廣陵侯廟詩序辨枚乘七發八月之望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爲今揚州府治然曾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

之場疑義可析云云又第二十六卷滿江紅錢唐觀潮詞自注亦引七發又第三十一卷與越辰六書七發廣陵之曲江卽浙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其詮釋最確會稽序鑑湖圖有廣陵斗門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今猶存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明矣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謚曲江在揚州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曲江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

自足下云云愚謂先生考證之學世所共推而此一事則其所引在水經注第四十卷漸江水篇最爲有據乃先生得意筆故屢見之但李善注七發於廣陵引漢書地志廣陵國屬吳淩赤岸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輙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山謙之宋文帝時人酈道元魏末當南之梁末入山在酈前甚遠況酈北人說南水每多誤山南人記南水似更可信朱先生既無以駁山謙之爲必非乃隱其名而曰世疑云云曰世人遂誣云云曰流俗相沿云云何哉蕭子顯南齊書州郡

志云南兗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子顯齊梁間人亦在酈前而生長南方所言不謬至廣陵之名據吳越春秋夫差時已有非起於元狩且枚乘淮陰人爲吳王郎中正宜就近說觀濤事恐當仍舊解

李白集第十四卷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淸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盃此似足證廣陵濤在錢唐朱先生未引但此上文別有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我來揚都市送客廻輕舸因誇吳

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淩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玉琦注唐有二長蘆一長蘆縣隸河北道滄州一長蘆鎮在淮南道揚州之六合縣南二十五里則此詩仍以廣陵濤在淮南矣

吳曾能改齋漫錄第八卷地理篇因七發有弭節伍子之山卽胥山遂謂曲江在蘇州但蘇州從無廣陵之稱此說更謬

瓜洲瓜步

新唐地志潤州丹陽郡丹徒注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州北隔江舟行遶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

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舊唐文苑齊澣傳敘此事云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案此與新志略同而皆不言是瓜洲其實則瓜洲也蓋自吳夫差開邗溝通江淮此與今瓜洲抵揚州淮安之路不知是

一是二要爲近之然夫差時此道但可運糧不勝戰艦其用兵爭霸上國仍沿江入海自海泝淮不由邗溝也詳尚書後案第三卷漢志廣陵國江都縣注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此卽夫差邗溝然漢時大兵大役亦必不以此爲渡江之路直至隋大業中大發淮南夫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江淮始大通亦詳尚書後案第三卷而汴泗亦通矣白居易詞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是也乾隆元年江南通志第二十卷城池門云瓜洲城在揚州府南四十五里大江之濱宋乾道中築又第二十六卷關津門云西津渡在鎭江

府丹徒縣西北九里北與瓜洲對岸舊名蒜山渡又瓜洲渡在江都縣南四十五里瓜洲鎮與江南鎮江相對江面十餘里此正寺輩今日南北往來必由之路若瓜步則在第二十五卷關津門云瓜步鎮在六合縣東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是也自開邗溝江淮已通而道猶淺狹六朝皆都建業南北往來以瓜步就近爲便故不取邗溝與京口相對之路庾子山集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倪璠注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吳楚之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

鮑照瓜步山楬文其畧曰鮑子辭吳客楚指兖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毶鄉高驪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卽此觀之則南北朝之以瓜步爲通津明矣隋旣大開邗溝加濬深濶至唐皆南北混一無所事於建業而都在關中自宜取邗溝路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以泝河渭乃猶因循瓜步之舊直至齊澣始改伊婁之名今不稱未詳

澣雖改道郄於京口遥領至大歷又改舊張延賞傳代宗時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

爲便新書本傳亦載此事而改瓜洲爲瓜步新書好改舊而多謬此其一也延賞以瓜洲本在江北而反屬江南之潤州爲不便故請改屬江北揚州此與瓜步何涉延誤直至今日尙有謂瓜洲爲瓜步者若舊唐永王璘傳璘窺江左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庵下有騎一百八十遂率所領屯于揚子吳郡採訪使李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婁埭此云瓜步洲則步字乃衍文也張祜瓜洲聞曉角詩五更人起煙霜靜一曲殘聲送落潮其景色自與在六合者不同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始皇上會稽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北至琅邪裴駰曰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張守節曰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此秦時渡江之路江乘旣在句容似非瓜步之在六合者　皇輿表第三卷江南布政使司江寧府六合縣在秦爲堂邑縣非江乘

三國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六年八月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

引還曹丕之兩至廣陵不知何意孫權起事本在吳故其後建元國號吳建安十六年治秣陵改名建業二十五年都鄂改名武昌黃龍元年仍還建業當黃初五年六年權正在武昌丕之兩至廣陵殆以吳實權之根本重地欲乘虛襲之耶若果爾則當親率舟師以取潤常蘇一路計丕愚不至此況今鎮江江口入吳水道開于赤烏八年詳四十二卷黃初未有平南齊書志云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濤盛壯嘆曰天所以限南北也愚謂漢志江都渠水即夫差邗溝疑亦即今瓜州南齊書志所云

江都浦水亦即夫差邗溝疑亦即今瓜洲曹丕不過到此耀兵以讋懼吳人耳若魏志所謂大寒舟不得入江者必即指瓜步在今六合者丕既耀兵或者從此發想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徑渡江窺建業或有此事若謂即欲從邗溝問渡因水冰始引還則斷無此理蓋邗溝自隋始開通深濶然南北濟渡仍不取此路仍行瓜步直至齊澣方改從瓜洲則曹魏時必不發從此渡江之想說已見第五十八卷

通鑑第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魏主引兵南下使尚書李孝

伯來謂張暢曰當自帥衆軍直造瓜步胡三省注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爲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即瓜步鎭之地下文又云魏志至瓜步壞民廬舍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其後以疾疫乃引歸考采石磯在今太平府當塗縣江濱暨陽今常州府江陰縣魏軍在瓜步而采

石在瓜步之上游暨陽則瓜步之下流五六百里間如此備禦方爲完密耳王新城漁洋山人精華錄潤州懷古詩黃鵠山頭寒雨暝佛貍帳外暮濤深黃鵠山在鎮江府城西南三里出句用此對句若用隔岸瓜洲事作偶始得斷無用六合縣境語之理然佛貍魏太武小字設帳實在瓜步王亦誤認瓜步卽瓜洲矣至瓜步旣可設帳大會必在江濱非江中山形亦必廣大鮑照以爲江中沙小山此言未可泥鮑託物寓意借此作感慨讀全文自明桃葉山者隋書五行志云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曰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伐陳
始置營桃葉山下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
導北軍晉王營桃葉與太武駐瓜步情事正同然則
桃葉山卽瓜步山也
劉遵考等分守津要自采石至暨陽事沈約宋書索
虜傳詳述之云遵考與左軍將軍尹宏守橫江少府
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郞蕭元邕守裨洲
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
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
山時魏主在六合瓜步與南岸采石相對而橫江卽

采石也自横江以下六地名皆自采石至今京口幾百里中地名也如以今瓜洲為瓜步則與蒜山相對其上安得更容六地名哉

宋史第三百八十三卷虞允文傳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金主亮自將兵號百萬十月自渦口渡淮十一月壬申率大軍臨采石而别以兵爭瓜洲丙子允文至采石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部分畢亮麾數百艘絕江來薄宋軍允文率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沉敵遁尾擊敗之亮怒乃趨瓜洲允文曰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

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甲申至京口敵屯重
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
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
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數少不足用𢖍修馬船為戰
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
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
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一
將跪奏南軍有備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杖之五十
乙未亮為其下所殺丙申敵退此事有蹇駒所作采
石瓜洲斃亮記述之最詳蓋自隋以前使命往來及

北軍南征者皆出瓜步唐開元後移之瓜洲則瓜步之渡廢矣故亮兵至采石至瓜洲無所謂瓜步時宋高宗在臨安即今杭州亮趨瓜洲者欲直取臨安也以上各條彙而觀之瓜洲瓜步兩地自明姜氏宸英湛園未定稿第五卷京口義渡贍產碑已考此事予又博證審訂之

今日行旅渡江又不復取瓜洲道從揚州而下至油閘口即轉而南別有一小渡口出江亂流而過至京口此路去瓜洲亦不過五六里然瓜洲渡江與京口緊相對江面較直截小渡口反回遠而人皆取此道

者以瓜洲須穿城過河狹曲兩岸民居稠大船難行故也

丹陽縣取郡名

舊唐地志江南東道潤州丹陽漢曲阿縣屬會稽郡又改名雲陽後復爲曲阿天寶元年改爲丹陽縣取漢郡名考丹楊本郡名非縣名字从木不从𨸏自漢至南北朝所謂丹楊者今江寧寧國等府地唐誤楊爲陽既以潤州爲丹陽郡即今鎮江府又改曲阿爲丹陽縣故曰縣取郡名與自漢至南北朝之丹楊大不同舊書此條極明江南通志第四卷溧陽縣改栗

鎮江府議云查縣誌漢時名永安隸丹陽郡至隋以後改隸江寧今丹陽現隸鎮江府則溧陽原係鎮江府舊屬考漢志丹楊郡有溧陽無永安此誤以唐丹陽爲漢丹楊也

晉陵武進

新舊志常州屬縣皆首晉陵次武進晉陵爲州治不待言而舊志特於武進云垂拱二年置治於州內則知二縣並州治更分明愚謂地理沿革非圖表不顯宋咸淳四年四明史能之修毗陵志三十卷其卷首圖惜被妄人以明事攙雜而全書雖有闕尚可觀第

一卷郡縣表詳明確實最爲當家蓋建置之糾紛晉陵武進爲甚考之令人目眩今得此可以無恨乃知作者苦心良不易也萬斯同未見此書而所作表暗與之合允徵學識之精文多不錄二縣自唐歷五代宋元恒爲郡治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江南浙東道肅政廉訪司下常州路縣名列晉陵武晉者誤一字耳不足泥至明始并晉陵入武進

故吳城

舊地志蘇州隋吳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平李子通

置蘇州六年又陷輔公祏七年平公祏復置蘇州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治於故吳城九年罷都督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又云吳春秋時吳都闔閭邑漢爲吳縣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爲名案云故吳城又云春秋時吳都云云者即今府城也而吳始都不在此其始築城亦不在此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云蘇州吳郡周時爲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遷都于此陸廣微吳地記云泰伯奔吳爲王卒葬梅里至壽夢別築城於平門西北二里闔閭城周敬王六年

伍子胥築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樂史太平寰宇記第九十一卷云太伯初適吳自號勾吳築城在平門外自太伯至王僚二十六王都之今無錫縣有吳城是也至闔廬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興伯名于諸侯築大小城都之今州城是也范成大吳郡志第三卷城郭篇云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步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耕其中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即今郡城四說大同小異朱長文吳郡圖

經續記卷上封域篇說亦略同皆謂故吳城有二鄭虎臣吳都文粹卷一吳均吳城賦云古樹荒煙吳王所遷此則專指舊唐志所謂吳城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第五卷平江府古跡羅城闔閭所築吳城伍子胥築此則不知如何分別存疑

吳地記又云隋文帝開皇九年改郡邑至橫山東新立城郭唐武德七年移新州却復舊址據此則隋又別築城於橫山東吳郡圖經續記卷上城邑篇云隋開皇九年平陳江左亂十一年楊素帥師平之以蘇城嘗被圍非設險之地奏徙於右城西南橫山之東

范氏吳郡志第九卷古跡門云越公井在治平寺前當横山艮位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創斯井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葢素既平陳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之新郭案此又一吳城也新郭距寺居近寺嘗至其地仍有一聚落若元至正丁酉築城虎丘則又一吳城朱竹垞考之已詳

蘇常戶口

常州天寶戶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六十九萬六百七十三浙同惟戶三十一作三十三蘇州天寶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

五新同惟口五十下無五字數目字易脫誤故小異耳但常州之縣未必過蘇州常州新舊志領五縣同蘇州則舊志領六縣新志又多華亭一縣何以蘇多於常二縣而戶口反少於常至數萬乎蓋戶口之籍特憑此以出租庸調法不必覈實其造此籍出官吏手官或檢括嚴密則戶口多或欲優恤其民任聽容隱則戶口少故參差不齊新志於建置雖據天祐戶口仍據天寶故與舊志同也元和郡縣志蘇州開元戶六萬八千九十三與天寶相去無幾此爲近理其下又言元和戶十萬八百八斛同隨時而改矣新

志旣據天寶故於後改略之

蘇州華亭縣新有舊無

舊志蘇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一吳二嘉興三崑山四常熟五長洲六海鹽新則縣七以長洲居嘉興之前舊以置之先後爲次新以地之遠近爲次皆可通但新則末多一華亭注云天寶十載析嘉興置舊志據天寶十一載地理而不及此縣舊志訛脫舛謬甚多當從新楊潛紹熙雲間志卷上封域篇云<sub>

</sub>潛官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此書爲華亭一縣作建安二十四年封陸遜爲華亭侯華亭之名始見吳志隋始置蘇州唐天

實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按新史寰宇記以爲本
嘉興縣地輿地廣志以爲本崑山縣地元和郡國圖
志云吳郡大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爲
之今邑四境與三縣接郡國圖志爲不誣矣楊潛所
考頗確新志云析嘉興者猶未備而舊志之闕漏顯
然楊氏所引輿地廣志文今在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二十三卷廣志即廣記

雄升爲望

赤畿望緊等名郡與縣皆有之而郡則就郡別其等
縣則就縣別其等新志蘇州吳郡雄其屬縣凡四望
二緊一上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二十二卷兩浙路上

望平江府唐蘇州吳郡南唐升中吳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政和三年升平江府此自雄升爲望也郡雄縣有望可見郡縣不相應

草席薦

新志蘇州土貢有草席薦席字逗薦字句薦而徒以絲縷麻韋爲之何獨吾吳有之樂史太平寰宇記第九十一卷蘇州土產有席又有草履可見席薦二物皆以草爲之今吳出草席不待言而草薦獨出嘉定一邑有黃黑二色精雅輕便最宜暑月蓋不但製法之妙此草亦他郡所無嘉定在唐昆山地也